

考驗的时期

尼 林 著



封面設計：韓 琳

考驗的时期（試用期）

（苏）尼林著

章 嬰 譯

*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5 13/16印張 112,000字

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-22,000 定价(6)0.48元

考驗的时期

(試用期)

尼 林 著
卓 嬰 譯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1921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艰苦的年头：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刚刚结束，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，贫穷、失业、盗匪还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活，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正在跟形形色色的敌人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。

就在这个艰苦的年头里，西伯利亚某城的刑事调查局来了两个十七岁的青年人。他们都是共青团员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没有什么专门技术。共青团组织因为误会，介绍他们两人到这个公安机关来工作，其实，刑事调查局只需要一个人。于是，两人就作为见习生，留下来试用一个月。

在这一个月的试用期中，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青年人，同时踏进了一所严肃的“生活的大学”。他们在干练的老同志领导下，参加了公安机关的各种斗争：搜捕匪徒、抄查军火、侦察各种刑事案件，斗争很尖锐，但对培养青年的性格来说，却起了极大的作用。

ПАВЕЛ НИКИТИН ИСПЫТАТЕЛЬНЫЙ СРОК

原载“ЗНАМЯ”杂志1956年第1期
МОСКВА, 1956

扎依采夫在新环境里很快就习惯了。

现在他穿那件肩部狭窄的旧大衣，总要把领子翻起来；还要把帽子拉到眉毛上，不让人家看见他那头火红色的头发。不论瞧起什么人来，总是瞪着一双怒气冲冲的灰眼睛。

春天里，他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很脏的小书，内容是专门介绍日本的拳击术的。封面上写明，这书由秘密警察局局长重光先生编辑，不论侦探、水手或军官先生们，如果想锻炼全身肌肉，都可以一读。

扎依采夫从这本书中学会了那些灵活的拳击方法，一心一意想干些惊心动魄的冒险活动，恨不得立刻拿自己十八岁的生命去孤注一掷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。

老实说，机会是有的：刑事调查局里的电话铃，差不多一天响到晚，区里和省里不断地来报告谋杀、盗窃、抢劫等各种案件。可是目前他们还不让扎依采夫参加工作，也不让叶戈罗夫参加。

不过，叶戈罗夫看样子倒不想干什么危险的活动。

他穿着一件短小的黑上衣，戴着一顶褪色的旧制帽，很象

一个衣衫襤褸的中學生。他的樣子很憂郁，很拘謹，整天坐在一條寬闊的長凳上。那條凳上通常坐的都是些等待值班員訊問的受害人或嫌疑犯。叶戈罗夫那副樣子很容易被人家當作受害人。

受理本市案件的值班員，曾經不客气地對他說：

“你別坐在这个地方，老弟。你老是把我搞糊塗了……”

叶戈罗夫就換了個座位，離開值班員的桌子近一些。可是坐在这个地方更不方便了，因為常常有嫌疑犯或受害人被帶到桌旁來，叶戈罗夫就得常常讓開。

扎依采夫多半在各個房間里走來走去，听他們審問，或者朝拘留所的窗子里望望。拘留所里關着些醉醺醺的私酒販子，喧鬧地交談着。要他們清醒可不容易，因為旁邊的倉房里就堆着從他們家里抄來的釀酒器，弄得整個走廊都充滿燒酒的味儿。仿佛只要划一根火柴，空中就會升起酒精的青色火焰來。

有個來報告破門盜竊案的做買賣的女人，在這個陰暗的長廊里迷了路。扎依采夫碰到她，不先把她帶到值班員那兒去，却自作主張地對她作了一番訊問。

問的時候還把右手插在口袋里，好象袋里藏着一支手槍。其實他還沒有領到手槍。

叶戈罗夫也沒有領到手槍。

誰也不知道，將來會不會發給他們。甚至於不知道，會不會留他們在這個嚴肅的機關里工作。

茹爾，就是那個被派定在見習期帶領他們的老师，在醫院

里躺了几天了。他是在馬車夫山上給匪徒开枪打伤的。据说，他的一条手臂伤势很重。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执行自己的职务。什么也不知道。可是时间在不停地溜过去。

受理本市案件的值班員，坐在一張油漆剝落的桌旁，不时望望牆上的挂鐘，把時間記在一个厚本子里。他記時間很精确，几点几分人家来报案，几点几分探員出发去逮捕罪犯，几点几分帶來被捕的人。他是在記錄時間的奔流。他只是安安靜靜地記着，他并不要赶到哪儿去。他已經有了工作，可以按时領取工錢。

可是，叶戈罗夫和扎依采夫的工錢还没有定。一切都得看茹尔。不仅看茹尔，还得看情况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刑事調查局只需要一个人，而共青团省委会却弄錯了，給开了兩封介紹信。因此，兩人中只能留一个：不是叶戈罗夫，就是扎依采夫。

“哪一個工作表現得好，就留哪一個，”当兩個見習生第一天介紹給茹尔的时候，茹尔就那么說。“不过，孩子們，你們也用不着太緊張！当然罗，編制差不多全滿了。但我們的工作有些特殊——人事上老是有調動。說不定忽然来个意外的机会，你們兩個人都会走运。”

“懂了，”扎依采夫点点头，也象茹尔一样快乐地笑了笑。

可是叶戈罗夫什么也不懂。他不懂怎么忽然会来个意外的机会呢。

當他們走出茹尔房間的时候，扎依采夫給叶戈罗夫作了解釋。

“噯，說實話，你這人真不懂事，”扎依采夫說。“局里經常有人被殺害。到處都在鬧土匪。報上也登着。要是這兒有什麼人給打死了，就會有空位子讓給我們了。說不定……”扎依采夫又笑了笑，“說不定我們還沒有列入編制，自己就被人家搞掉了……”

叶戈羅夫的臉色發青了。

“你害怕嗎？”扎依采夫問。

“你呢？”

“不很怕。”

“噯，我也是這樣，”叶戈羅夫說。

他又不能說別的。難道他能承認是有些害怕嗎？也許這是扎依采夫故意在試試他呢？

要是叶戈羅夫害怕，那對扎依采夫說來真是太好了。這樣，叶戈羅夫就會跑到共青團的省委會去說：你們弄錯了，只有一個職務，卻寫了兩封介紹信。既然這樣，那就讓扎依采夫留在刑事調查局里吧。我情願順姐姐卡嘉的意去學會計。如果有機會去扎維亞洛夫斯克的機器廠工作，那也很好，因為死去的父親就勸過我將來當個自來水工人。

當然羅，如果叶戈羅夫能那麼作，扎依采夫就高興了。然而，叶戈羅夫是不會那麼作的。決不會那麼作的！

不，他覺得最好還是等茹爾來了再說。他會等的，需要等多久，就等多久，雖然一連幾小時坐在值班室里，等着自己的命運，很不好受。

受理本市案件的值班員，看到旁邊沒有嫌疑犯和受害人，

就从紙包里掏出一袋游船牌餅干来，急急地撕破紙袋，一口咬了兩块餅干，又用美国式热水瓶的盖子倒了一杯茶。他完全没有把叶戈罗夫放在眼里，仿佛叶戈罗夫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件沒有生命的东西，就象那只不知什么緣故放在屋角里的高大的中国花瓶一样。

值班員喝完茶，在沉思默想中吃了整整一袋餅干，然后把茶脚潑在地板上，擰紧热水瓶盖子，用手掌擦擦嘴唇，拉开桌子抽屜。

他在抽屜里放着一面小鏡子，这时候就象女人一样对住鏡子，用手指理理鬚曲的長头发。

他忽然发现面頰上有个小疙瘩，感到不舒服，臉上現出煩惱的神气，連忙用指甲去搔。他的指甲好久沒有剪了——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。小指甲留得特別長。他就用这只象錐子似的又長又尖的指甲，在面頰上搔了好一陣，才把它搔掉。他大概完全不管叶戈罗夫对他怎么想法。叶戈罗夫确实想得很多。

在叶戈罗夫不久以前呆过的杜达利亞，也有刑事調查局。那边他有熟人。他常常去找他們。如果拿杜达利亞的值班室跟这个值班室比一下，这儿簡直太丢人了。

杜达利亞的局里，干干淨淨，牆壁刷得雪白，这儿却徒然有个省級刑事調查局的虛名罢了。地板髒得要命，牆壁和家具上的油漆都剝落了。

牆壁上到处都是用釘子、鉛笔或别的什么东西留下的題字。例如：“烏夏金，我不怕你。”或是：“讓瑞尼雅·伊凡諾娃記

住……”(下面的几个字用鉛笔涂掉了。)”“科斯嘉·瓦留兴早就該从这儿擡掉了。注意,他居然姓瓦留兴。真是岂有此理。”又是:“烏夏金,我不怕你。”

值班員大概沒有看到,沒有注意到这些題字吧。

他挤掉頰上的疙瘩,小心翼翼地用碘酒瓶塞子涂着伤口。接着从桌子后面走出来,忧郁地望着水气蒙蒙的玻璃窗,——窗外下着雨夾雪——叉开兩腿,象一个演員站在台上似的朗誦起詩来:

我不后悔,也不叫嚷,更不流泪痛哭,
一切都会逝去,就象苹果树上的霜露。
秋风染黄了树叶,
我的青春也快消逝。
心啊,受伤的心啊,
如今你也不会再跳得象从前一样……

“請問烏夏金是什么人呀?”叶戈罗夫忽然問。

“你問那个干嗎?”值班員吃了一惊,眯細眼睛,怀疑地望望叶戈罗夫。

“这里写着呐,”叶戈罗夫指指壁上的題字。

“这里写的可不少!”值班員严厉地說,重新在桌旁坐下来,用一只手把包餅干的紙头扫进桌子底下的紙簍里。

扎依采夫已經知道,这个值班員准备去当演員。

“大家都准备干些什么,”叶戈罗夫又沮丧又羨慕地想,“可是我呢……”

叶戈罗夫还没有想完心事，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，把他的思路打断了。

“我是本市值班员巴尔马舍夫，”值班员对着话筒说，接着姿势古怪地旋开钢笔，用圆大的笔尖记着对方报来的案件。

他的字体又细又花，弯弯曲曲，好象蛛网。叶戈罗夫不论怎样伸长脖子，还是无法看清值班员在那本厚簿子里记些什么。他很想知道，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。每次电话铃响都使他有些紧张。不过他不想再跟值班员攀谈了。说不定值班员会说：

“喂，走开。你在这儿打扰我……”

叶戈罗夫竭力坐着不作声。他的样子萎靡不振，看上去好象要打瞌睡。其实他一点也不想睡。他的心里可翻腾得厉害呢。

叫他闲着坐在这儿，还不如仍旧挨户去走走的好。即使找不到固定工作，也可以给人家锯锯木头，劈劈木柴，何况他去世的父亲还留给他一把很好的框锯和一柄斧头呢。多少总可以挣些钱。

可是现在呢，晚上回到家里，姐姐卡嘉就会问：

“喂，怎么样，偵探，捉到什么人了嗎？”

“什么人也沒有捉到，但将来能捉到的，”叶戈罗夫会这么说。“你瞧着吧，我能捉到的……”

“嗯，好吧，”卡嘉会勉强笑笑，把一锅热的带皮马铃薯放在他的面前。“有什么，吃什么吧。人家再不能给你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了……”

这样，馬鈴薯就会直挺挺地哽在他的喉咙里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！

又不能怪卡嘉。她的生活很苦：身边有三个孩子，三个没有爸爸的孩子。她日日夜夜不是洗，就是烫；不是烫，就是洗。

叶戈罗夫此刻却坐在值班室里。他坐着干嘛呀？在希望些什么呀？说不定，这样坐着是不会有什麼結果的。多半是不会有什麼結果的。可是时光在过去。事实上，这不仅是时光在过去——这是生命在消逝。叶戈罗夫現在十七岁，到冬天就是十八岁了。

在杜达利亞他的日子过得不坏：住在伯父的家里，在榨油厂里干活。他做过搬运工，也当过机工的助手。工作做得不坏，业务很熟悉。他的伯父虽然上了年紀，却第二次結了婚。新来的伯母搬弄是非，弄得伯父跟侄儿过不去。这样，叶戈罗夫就只好回到姐姐这儿来了。如今他离开了杜达利亞，感到很不快乐。在那边他到底是个正式的工作人員。但在这儿他是个什么呢？

“你瞧，給了我們什么了。”扎依采夫忽然来到值班室里，递给叶戈罗夫兩張小紙条。“这是請帖。他們象邀請同事那样邀請我們。要开晚会了。庆祝十月革命节。他們还要发餐券呢。我們找賽比茨基領餐券去……”

扎依采夫已經認識所有的人。尽管賽比茨基办公室的門上釘着一块牌子：“閑人严禁入內”，扎依采夫还是大胆地推开了門。叶戈罗夫却留在走廊里。

“你来，你来！”扎依采夫拉他进去。“这里写着‘閑人’。但我們可不是閑人。你瞧，他們不是邀請我們去參加……”

2

卡嘉很瘦，亞麻色头发，样子好象一个爱生气的小姑娘。她一看到請帖，立刻露出得意的神气。他們請的不是她，而是她的弟弟，但她还是很高兴。她特别喜欢上面的那几个字：“亲爱的叶戈罗夫同志”（“亲爱的……同志”是用打字机打的，而“叶戈罗夫”却是用手写的）。

卡嘉拿請帖反复讀了好几遍，仿佛要把它讀得能背出来：“庆祝十月革命节筹备委员会敬請您参加庆祝晚会。报告由庫雷切夫同志担任。有余兴节目。最后并有茶点。”

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”卡嘉說。“噯，我真为你高兴啊，薩沙。太高兴啦。”她吻了吻弟弟。“說实話，我这傻瓜一直不相信他們会要你呐……”

“我还没有录取呐，”叶戈罗夫漲紅了臉說。

“如今会录取了，一定会录取的。”卡嘉很有把握地說。“既然发过請帖，他們就再沒有权利把你撵走了。你瞧，是怎么写的：‘亲爱的叶戈罗夫同志’……这就表示他們尊敬你……”

“他們給大家都是那么写的……”

“不，你別对我說什么大家不大家了。給大家，不見得就是給每一个人。还有茶点。但我倒要問一声，你打算穿什么去呀？至少得給你买一件襯衫来。”

星期日早晨，卡嘉請一位女鄰人給她照顧孩子，自己帶着叶戈罗夫到契斯嘉列夫街去了。

天下着雨夾雪，霧騰騰的，但是不很冷。據說，西伯利亞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秋天：一会儿下雨，一会儿下雪，一会儿又是下雨。

他們首先走進一家漂亮的鋪子，鋪子外面挂着一塊極大的招牌：“彼得·施坦英公司。呢絨布匹，現成服裝”。

售貨員把几盒襯衫扔在櫃台上，讓他們挑選。可是卡嘉不知怎的一件也挑不中。不，有一件她幾乎要買下來了，她已經走近收款處，解開手絹，動手數錢了。

她反來復去數了好一陣。那個胖胖的戴夾鼻眼鏡的出納員，譏笑地望望穿老式長毛絨上衣的瘦小的卡嘉，又望望穿滑稽可笑的短小上衣、戴中學生制帽的叶戈罗夫。

叶戈罗夫忽然覺得非常惡心。

“我們走吧，”他對姐姐說。“我什麼襯衫也不要了。”說着就從鋪子里走了出去。

“怎麼‘不要’了？……”卡嘉睜睜灰白的眼睫毛問，但還是跟着他出來了。

他們默默地走完整條契斯嘉列夫街，——街上朦朧地閃耀着上霧的玻璃櫥窗和擦得發亮的金屬門框，——老遠就看到低地上的一个大廣場，廣場上晃動着各式各樣的帽子，好象風下的向日葵，同時沸騰着一片嘈雜的人聲。

什麼東西都可以在那里買到！

桌子上，櫃台上，手車上，或者干脆就在鋪着粗席的地面

上，擺着形形色色的商品：大大小小的鎖、古老的首飾箱、碗盞、蜜果、棉襖、三角琴、斧頭、毡靴、將軍的旧肩章、活的鵝。還有关在籠子裡的狐狸。叶戈罗夫对狐狸最感兴趣，甚至于問了它的价錢。但是卡嘉抓住他的手臂，象对待一个小孩儿似的把他拉走了。

她看到有个老太婆，拿一件旧的斜領襯衫挂在棒上卖。价錢倒不貴。但卡嘉还是跟她講了五分鐘价錢，才叫叶戈罗夫試試大小。叶戈罗夫沒有脫衣服，只是伸直手臂，看袖子会不会太短。当他正在試襯衫的时候，卡嘉看到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一件差不多全新的墨綠軍服上裝，就去問价錢。

这件軍服兩三年前大概还穿在一个外国軍官的身上。那軍官准是被派来干涉我們的革命的，只是不知从哪里派来的。說不定他就是穿着这件軍服被打死的。不过，卡嘉現在不愿想到这些个，她也沒有工夫去想。

买那件軍服上裝和斜領襯衫的錢，加起来只比在彼得·施坦英公司光买一件襯衫稍微多一些。

叶戈罗夫穿上軍服，仿佛連身材也高了。卡嘉非常高兴，前后左右地打量他，再三給他整整衣服。

“現在你是个干部了，是个真正的干部了。我积了些錢，本来想給孩子們买双毡靴过冬的。不过我現在並沒有舍不得。孩子們到学校只有三兩步路，不穿靴子也沒有关系。現在你比他們要紧，因为你已經被录取，正式要去干那种工作了……”

“我還沒有被录取呐，”叶戈罗夫的臉又紅了。